

美濃圖書館新氣象 2020年起每週夜間開館三日

【本刊訊】高雄市立圖書館美濃分館自二〇一五年進駐美濃教育藝文館以來，持續穩定營運，對於美濃地區的閱讀推廣、藝文活動風氣提升的努力有目共睹。近日一則公告「開館時間調整為每週二至四下午一點至晚上九點」更讓當地民眾驚喜萬分。

這樣的美事，是客家子弟、三民區議員林于凱所促成。林于凱議員今年前往日本考察地方創生案例，為推動高雄地區觀光產業活化，八、九、十月間來美濃，邀集地方熱心人士進行座談會。

當時，參與座談的美濃國中退休教師黃淑玫提到，地方教師在進行家庭拜訪時，發現許多孩子並沒有自己的書桌，家庭中也缺乏閱讀的氛圍，家長認為閱讀課外書會造成學習分心，希望孩子專注課本學習即可。然而，從二〇一四年開始，政府教育政策走向會考制，更重視視野開拓度，想像、思辯與綜合歸納等多元能力，但許多家長



▲ (圖 / 美濃圖書館提供)

卻忽略了：這些能力要靠大量閱讀來獲取。

黃淑玫老師向林于凱議員建議，圖書館作為提供閱讀的公共資源，應為鄉村的閱讀教育盡一份心力。以提供夜間開館的服務，鼓勵社區家長與孩子共讀，以更開闊的角度來重新定義學習。

這樣的想法，也獲得地方認同。遂由美濃鎮教育會理事長楊瑞霞出面召集，美濃國中校長利文鳳、美濃愛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宋廷棟、旗美社區大學校長張正揚、美濃國小前家長會長吳政賢、傳美芳、南洋台灣姊妹會前理事長蘇英、美濃國中退休教師黃淑玫等地方教育工作者、熱心教育人士，在林于凱議員辦公室安排下，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共同拜會高雄市教育局潘政儀館長，表達以增加美濃分館夜間開館服務，來喚起農村閱讀力的期盼。

該訴求立即獲得潘館長正面回應。他表示，圖書館的功用並非靠入館人數來決定存在價值，樂意配合地方需求，調整開館時間，與地方一起努力推動閱讀。在獲得美濃分館黃欽香主任的認同後，隨即於本月三日公告，將於新年度(二〇二〇年)開始，調整開館服務時間為：週二至週四下午一點至九點；週五至週日維持原訂上午九點至下午五點。地方獲知後，除積極以各種管道相互宣傳外，美濃國中並以聯絡簿通知家長，以響應閱讀運動在農村開展。

行讀美濃山 一起閱讀矮山的紋理(上)

美濃家山的集體書寫

《行讀美濃山》的出版，是一個路徑探訪、著老訪談、文獻耙梳、環境教育實踐的結果。書中將美濃的山，即玉山山脈的尾稜，分為北邊的鄉愁地景「美濃山」，以及東北方、美濃

《行讀美濃山》原初的名字是《走讀美濃山》。然而，客家話中「走」的意思更趨近於跑步，例如我們客家人說賽跑叫「走相逐」(zeu, xiong, sug)，和華語中的「走路」，是截然不同的速度感。

意識到客家話中「行(hang)」與「走(zeu)」的詞感差異，將「走」改為「行」字，意思是慢下來走路，認識每條路徑的自然、文化內裡，更貼近出版《行讀美濃山》一書的用意：僅翻書閱讀太可惜，更要上路去感受真實，去體驗生活中最實在的事物。



▲《行讀美濃山》一書收錄淺山自然與人文歷史。

反水庫運動、生態地景的所動、生動、黃蝶翠谷；和東側的「茶頂山」將圍繞著玉山尾稜兩岔聚落中的宗人際互動、政治傳播、產業經濟變遷等集體的串連起來。它以美

濃愛鄉協進會為工作平台，自二〇一四年開始，與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台灣山岳文教協會、美濃八色鳥協會、鍾理和文教基金會、千里步道協會、廣興國小、福安國小、美濃國小、龍肚國小等等不同機關、團體、學校合作，以及台中教育大學鄭安晞、紫斑蝶協會廖金山、高雄鳥會凌明裕等傑出的古道、生態研究者，將歷年對美濃山林的各類研究、訪談、對話、合作等等，集體實踐的立體過程，通過系統、脈絡的書寫整理，轉化為一本平面書籍。

(本段未完)

文／邱靜慧 (美濃愛鄉協進會總幹事、旗美社大「行讀美濃山」課程共同講師)

原始來源：<https://opin-10n.cw.com.tw/blog/pro-file/442/article/8882>

【正式取得「獨立評論 @天下」授權刊登】

借風景—編織工作坊

穿越優雅：淺釋〈我們在樹上織了一個夢〉(下)



沈浸情意的流動

本作品是以環境為前提的大地藝術創作模式，創作材料皆取自自然環境，有些是蔓延在樹上，有些是攀爬上在自然環境中逐漸完成，工作坊學員和小黃蝶們在林的探索與尋覓，默默地將大地的景觀元素帶入作品之中。這些在林間參與採集與探訪的經驗，除了物種辨識也有身體的勞動參與。透過勞動參與而產生的感覺、經驗，以及各自的神領會，都在作品的建構過程中轉化為造形的美感和特性。

「林間採集讓我們回到自然裡面，重新找到我們也是屬於自然的一份的初心：在集體創作中，每個人各自不同的觀點通常會因為創作活動而找到彼此共同聚焦的部份」，林老師如此說明。的確！工作坊課程允許學員的腦、心、手、身同時協同行動，特別是在跳脫日常生活慣性的狀態下，因此作品的形式發展和語意表達和每位學員的課程參與和自我覺察都有著密切關係。個別造型的微

調以及整體作品結構的定調，其實都是在越來越具體的團體默契中逐步被實踐完成的。換句話說，創作者的心理過程會投射出創作者的心智和思維狀態，在集體創作的情境中，通常講師會先營造一些創作所需的前置條件，然後再由參與的學員一起共同發展出作品的樣貌和特性。

默會想像的參與

在《開始編織，好事會發生！》書中，作者貝西·吉兒 (Betsy Green) 直言：「我發現編織能夠讓人放鬆、發揮創意、有積極的行動力」。雖然她說的是毛線編織，但類比於天然植物材料的編織，其實也有相似的情形。工作坊學員因為有了身體勞動的探索經驗，在課程所提供的編織技巧練習中，勾針編織 (Crochet) 的操作方法把物質特性帶向一個集體創作經驗的評估與約定。工作坊成員雖然大都不具有藝術創作的學習背景，在經歷了幾天的探索和適應之後，每

個人心中想像的物種形象後來也都逐漸成形。譬如：蝴蝶、蜻蜓、蜜蜂、蜥蜴、魚、貓頭鷹、蛇和大樹等等，這些個別生物意象的物體造型最後都一起組合成為一個具有生態意涵的大型結構。

本作品作為今年黃蝶祭的主舞台背景，從樹林的採集到祭典現場的佈置，過程中都是由成員們一點一滴協力製作過程隱喻成為一場夢，這個夢境開始和結束的場所好像都剛好在樹上。如此說來，大家同心協力在這片樹林裡成就的這個夢，是否就是大家在自然中謙卑地與大地合而為一的善良心靈的聚集？創作者在樹上編了一個夢，夢也好像在創作者心中留下了許多和樹有關的深刻回憶。

感知生命的愉悅

關於環境藝術創作內涵的詮釋，創作者時常因為山林、河流、陽光、空氣、土壤或動植物的啟發而使得作品的形式和氣韻更顯生動。

〈我們在樹上織了一個夢〉是屬於現地採集和共同創作的空間裝置作品，創作者刻意將作品佈置在鄉野自然環境之中，使它看起來像是一個具有質樸、純真與美麗特質的獨特物件。在六月盛夏枝葉茂密的樹林裡，它不僅映照了我們看待自然世界的愉悅之心，也促成了我們與超時空生態語境的某個深度相遇。

文／王耀俊 (藝術工作者、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副教授)